

■明前茶

周五,上班族都像秋游前的小学生一样心思浮躁,精力涣散,沉不下心来干活儿。此时,懂得基层员工心理的领导,就不会向下属硬性索要工作业绩,队伍不好带,也要带,他们会把这一天安排成团建日。

只不过,现在跑马拉松的人多了,热爱去健身房的人多了,所以像前几年的那种真人CS,在铁丝网下匍匐前进、爬软网、过铁索桥,用装填了石灰水的喷枪,将某人的迷彩服喷得梅花鹿,这种在野外跑得一头汗的团建已不太流行了,如今的团建是静悄悄的,比如,大家包一个房间来玩剧本杀。纸盒子里取出来的剧本,就像招标文案一样,整整齐齐。一伙烧脑坐下来,你来我往拼凑了半天线索,才发现众人的剧本居然不是一个故事,原来老板还多加了两千块钱,让编剧量身定制了另一个剧本混入其间。此时所有人的心态都有点崩:“大佬,这两千块钱拿出来给大家打打牙祭不好吗?”“不好。”老板回应。“连剧本杀都

■朱辉

# 劝人看病

老刘是微信群里的话痨,每天发言量总是排名第一。有一天,他突然静默了,过了两天才冒头。一打听,原来那天他在家突然晕倒,躺在客厅的地上,好几分钟才缓过劲来。

根据他的体型以及每天睡10多个小时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糖尿病或高血压,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老刘却说说不可能,前几年做过体检,一切正常。“几年”对于身体状态而言,是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尤其老刘已经年过半百,一年之内变化都可能很大。更何况高血压并不能通过一次测量就发现,而一般的体检只能检查空腹血糖,据专家说中国人得糖尿病,往往从餐后血糖超标开始。只有不到20%的糖尿病患者,是通过检查空腹血糖发现的。

我告诉老刘,当务之急是赶紧去买个血压计,每天分时段检测测高峰、低谷血压。另外去医院做个生化检查,最起码查一下葡萄糖、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四项。这几项如果在社区医院查,只需90多元。如今医保可以报销门诊费用,自费部分不到20元。

一般人分享就医经验,不会细化到价格,通常会建议检查项目越多越好,拍个心电图、脑电图,肝肾功能都查一遍,当然更好。然而生活中不少人经济状况不好,一下子花上两三千元去做检查,会让他们望而却步,继而选择硬撑,听天由命。我曾经穷过,对此感同身受,所以知道劝人要解除他

■余毛毛

# 遍地斑鸠

读汪曾祺的《伊犁闻鸠》,我真是大吃一惊。他先是说到在伊犁听到斑鸠叫声,勾起了他童年时在家乡闻见斑鸠的记忆。他的老家江苏高邮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他说:“我小时候常常在将雨或将晴的天气里,谛听着斑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的,凄凉得那么甜美。我的童年的鸠声啊。”他还说他的家乡有很多斑鸠。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是丰富的,他后来到过许多地方,但他说:“昆明似乎应该有斑鸠,然而我没有听鸠的印象。上海没有斑鸠。我在北京住了多年,没有听到过斑鸠叫。张家口没有斑鸠。”最后他非常感慨地说:“我在伊犁,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听见斑鸠叫了。”他还说伊犁的斑鸠叫声与他童年时听到的家乡斑鸠叫声做了一番对比,说:“伊犁的鸠声似乎比我的故乡要低沉一些,苍老一些。”最后,他又用权威的口吻说:“有鸠声处,必多雨,且多大树,鸣鸠多藏于大树间。”

再读陈忠实的《家有斑鸠》,说的是他到家乡老屋小住,回老家第一天早晨就听到了斑鸠的叫声,他说:“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这也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住了斑鸠,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是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的羽毛,没有长喙和高足,没有动人的叫声。”然后他感叹:“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

两个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在几十年间,世界上忽然没有或少了斑鸠。查《中国鸟类图鉴》,中国的鸟类共有21种,根据他们提到的鸟儿的叫声,汪曾祺描述的是“咕咕——咕咕——”,陈忠实描述的是“咕咕——咕咕——”,我一一鉴别,认为汪曾祺提到的是珠颈斑鸠,陈忠实提到的是山斑鸠,二者非常相似。而它们的分布范围和中国习性,《中国鸟类图鉴》这样描述珠颈斑鸠:“国内广布于华北及其以南,包括海南及台湾,为常见的留鸟,活动于各种生境,特别是人类聚居地附近的农田、林地、城镇及乡村等。轻柔的三声或四声一度的‘咕咕咕、咕——’声,最后一声明显拖长。”这样描述山斑鸠:“分布于亚洲中部、南部和东部。国内几见于全国,为常见留鸟。主要生境为林地及农田。鸣声一般为四度一声的‘咕咕、咕——咕——’声,前两声较为紧凑,后两声略为拖长。”那么现在斑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我自己的生

玩不过别人的人,还想评选优秀员工吗?”这招果然狠,大家只好苦思冥想,抬头纹比手持毛线针的玛普尔小姐还多。

也有更具烟火气的团建,老板发愿要以50块钱攒出一桌农家饭来,这动机有点像以前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别针换别墅”。只不过如今偏远乡村都开了农家乐,50块钱可能管一个人的饭都不够。老板可不管大家的内心剧本究竟怎样跌宕起伏,他给大家一刻钟,让大家在朋友圈里发与手机暂别的告示,然后把所有人的手机收进一个防尘袋里。这样,你还想花钱作弊?团建终于接上地气,为了以仅有的50块钱换到一桌子蔬菜和土鸡蛋,有人替乡村破旧的围墙绘上了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壁画,有人替老舍爬树摘橘子,有人开始帮老乡赶稻花鱼。水田中吞食稻花与害虫长大的鱼,背鳍是橙黄色的,它们奋力甩动尾巴,泥点子溅了人一脸,而在泥水里挣扎的人们,反而像在脱口秀现场一样哈哈大笑。

们的后顾之忧。

老刘是个自由职业者,收入比较低,对于价格高度敏感。如果不告诉他具体价格,他多半会想象得比实际高许多,然后找个理由拖延下去。显然20多元有点出乎他的预料,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去了社区医院。下午报告出来了,除了本应偏高的“高密度脂蛋白”不高,其余5项全部超标,十有八九早已是糖尿病人。我给他推荐了一款血压计,网购仅需90多元,不知道他是否依然嫌贵了,没有买。不过老刘到他家附近一家药店,免费测了一次血压,超标了不少。

“不应该啊,我们家并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基因……”老刘有些不解。我打听了一下,他母亲健在,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死因是心梗。我告诉老刘,心梗是结果,起因很可能是基础疾病,比如长期糖尿病、高血压。我们父母辈的人,往往一辈子也没做过正儿八经的体检,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没有基础疾病。这就造成了我们常常误以为没有任何家族遗传病,因此没有未雨绸缪,加强预防。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我没有很详细地分享病历经历,老刘很有可能一直撑着,直到有一天突发重病酿成悲剧。对于不少人,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就医信息,给他们规划一条心理上可以接受的就医路径,对于他们不耽误病情极为重要。

这等奢侈品,是专门给钱无处花的人制造的!他们在得出结论的同时,给手术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手腕上的大痔疮。

在我七岁那年,将上大学的表哥来我家做客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新月那样弯;嘴巴里露出的几颗牙齿,像雪一样白。

我对他并不怕。没多久,就能爬上他的膝盖玩耍了。

在村人看来,他是个不中用的人。雪白的皮肤,纤细的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纯属吸劳动人民血汗的人。另外,他的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亮锃锃的,简直是“臭老九”或“臭知识分子”的样板。但我爱表哥的一切:举止,说话,而最感兴趣的,是他手腕上的一块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表哥二话没说,就将手表从手腕上捋了下来,并把表盘凑在我的面前,一一讲述起来:“表盘周围是12个数字,中间是三根指针,从长到短,分别是秒针、分针和时针。秒针一圈是一分,分针一圈是一小时,时针转一圈是12小时,一天是24小时……”

他讲得很详细,并不时用眼睛看着我,似乎在问我懂了没有。我呢,越听越模糊,好奇的眼光渐渐黯淡了下来。

见此,表哥就问:“想不想戴手表?”“想!”我整个身子一下子跳了起来,差点将表哥拿在手上的手表撞飞。表哥握住我的手,将手表套进我的手腕。表带很宽,手表很是沉重,无论我怎么转动手腕,表盘都转向地面。最后,我只有举起手,让手表滑到肘处。

正当玩得开心时,烧饭的妈妈走了过来,慌忙对我说:“快还给表哥。如果摔坏了,把你卖掉也赔不起!”“又没规矩了!”离开时,她嘴里嘀咕了一声。

几天后,表哥要走了。他再一次把我抱在膝盖上,说:“你喜欢戴手表吗?”“喜欢!”我很是小声,看了看边上的母亲,心想:该不会是把手表送给我吧!

“现在,你那么小,还不能戴手表,不像个好人家的闺女”,结果,他一走出去,就迷醉在月光造就的幻境里。他目睹“小花园整个沉浸在温柔的光芒里,排列成行的果树把刚换上绿装的细枝的阴影投落在小径上;爬上屋檐上的大忍冬藤,吐着甜津津的气息,使得温暖清明的夜里好像有一个芳香馥郁的灵魂在飘荡着”。谁没有过这样猝不及防的心动时刻呢?所有为竞争,为拉拢客户绷紧的心,那一瞬间都融化在溶溶的月光下。

当然,21世纪的黎明还是与19世纪不同了,第二天,团建队伍要告别时,房东老乡羞怯地问:“既然你们是扛着摄像机来的,有没有赞助商提供的牛奶留给我们?”小伙伴们终于有点发懵,这才发现他们误入的这片桃花源曾拍过综艺节目,而节目的赞助商无偿提供给村民最好的有机奶。村民都会背诵每100g牛奶含蛋白质3.8g的广告,朗朗上口。你倏然发现,团建,最终并不按剧本出牌。

■朱耀照

# 奇葩招聘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这等奢侈品,是专门给钱无处花的人制造的!他们在得出结论的同时,给手术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手腕上的大痔疮。

在我七岁那年,将上大学的表哥来我家做客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新月那样弯;嘴巴里露出的几颗牙齿,像雪一样白。

我对他并不怕。没多久,就能爬上他的膝盖玩耍了。

在村人看来,他是个不中用的人。雪白的皮肤,纤细的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纯属吸劳动人民血汗的人。另外,他的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亮锃锃的,简直是“臭老九”或“臭知识分子”的样板。但我爱表哥的一切:举止,说话,而最感兴趣的,是他手腕上的一块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那么,瘦西湖最美最好的是什么呢?不用说,那就是湖上的桥了。瘦西湖上横亘的桥,形状名称各不相同,似虹似亭各有千秋,站在桥上看到的湖景之美,与湖畔看到的大不相同。正如清朝诗人费轩在《扬州梦香词》中所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是兰桡。”虹桥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为木质结构,桥栏饰以红漆,故始称“虹桥”。清初王士禛在扬州做推官时作诗云:“虹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清乾隆初年改建为单跨拱形石桥,桥身高隆,似彩虹卧湖,从此改称虹桥。我站在虹桥上,向南望去,但见依依杨柳拂嫩波波光,莫非瘦西湖的旧景“柳湖春泛”就在此处;朝北而视,荷叶田田,荷花亭亭,哦,那一定是“荷浦薰风”之景了;而东、西而望呢,看那花木扶疏多态,庭院错落有致的景象,仿佛那时“虹桥修禊”“合春诗社”的活动依稀还有痕迹。山容水意,赏心悦目,人文意蕴,美不胜收,虹桥“第一”,当之无愧。

不过,其他桥也是十分令人神往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吹箫?”唐朝诗人杜牧诗中瘦西湖上的“二十四桥”,令多少文人雅士心醉神往!如北宋欧阳修做扬州知州时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南宋姜夔《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

着我,似乎在问我懂了没有。我呢,越听越模糊,好奇的眼光渐渐黯淡了下来。

见此,表哥就问:“想不想戴手表?”“想!”我整个身子一下子跳了起来,差点将表哥拿在手上的手表撞飞。表哥握住我的手,将手表套进我的手腕。表带很宽,手表很是沉重,无论我怎么转动手腕,表盘都转向地面。最后,我只有举起手,让手表滑到肘处。

正当玩得开心时,烧饭的妈妈走了过来,慌忙对我说:“快还给表哥。如果摔坏了,把你卖掉也赔不起!”“又没规矩了!”离开时,她嘴里嘀咕了一声。

几天后,表哥要走了。他再一次把我抱在膝盖上,说:“你喜欢戴手表吗?”“喜欢!”我很是小声,看了看边上的母亲,心想:该不会是把手表送给我吧!

“现在,你那么小,还不能戴手表

■吕云祥

# 画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在我七岁那年,将上大学的表哥来我家做客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新月那样弯;嘴巴里露出的几颗牙齿,像雪一样白。

我对他并不怕。没多久,就能爬上他的膝盖玩耍了。

在村人看来,他是个不中用的人。雪白的皮肤,纤细的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纯属吸劳动人民血汗的人。另外,他的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亮锃锃的,简直是“臭老九”或“臭知识分子”的样板。但我爱表哥的一切:举止,说话,而最感兴趣的,是他手腕上的一块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那么,瘦西湖最美最好的是什么呢?不用说,那就是湖上的桥了。瘦西湖上横亘的桥,形状名称各不相同,似虹似亭各有千秋,站在桥上看到的湖景之美,与湖畔看到的大不相同。正如清朝诗人费轩在《扬州梦香词》中所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是兰桡。”虹桥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为木质结构,桥栏饰以红漆,故始称“虹桥”。清初王士禛在扬州做推官时作诗云:“虹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清乾隆初年改建为单跨拱形石桥,桥身高隆,似彩虹卧湖,从此改称虹桥。我站在虹桥上,向南望去,但见依依杨柳拂嫩波波光,莫非瘦西湖的旧景“柳湖春泛”就在此处;朝北而视,荷叶田田,荷花亭亭,哦,那一定是“荷浦薰风”之景了;而东、西而望呢,看那花木扶疏多态,庭院错落有致的景象,仿佛那时“虹桥修禊”“合春诗社”的活动依稀还有痕迹。山容水意,赏心悦目,人文意蕴,美不胜收,虹桥“第一”,当之无愧。

不过,其他桥也是十分令人神往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吹箫?”唐朝诗人杜牧诗中瘦西湖上的“二十四桥”,令多少文人雅士心醉神往!如北宋欧阳修做扬州知州时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南宋姜夔《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

■葛鑫

# 心灵的魔法院落

我居住的小区有两条河,一条从西往东流,一条由南往北流,两条河在小区的东南角交汇,然后汇成一条河向北流去。小河边上是树林,树林边上是小径,小径边上一院落。

梁思成曾说过:“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了一个自己的院落,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落。”我每天从院落外经过,每次都会驻足片刻。

靠近院落的树林里种了几棵枇杷树和桑树,显然是院落的主人种的。院落围着精致的篱笆墙,篱笆墙上盛开着藤本月季、蔷薇和各种颜色的牵牛花。院内一半是花园,一半是菜园。看看哪个季节走进小院,花园里都开满了鲜花:玲珑的绣球、雪白馨香的栀子、各色芍药、缤纷的三角梅……小菜园里则种了些辣椒、豆角、丝瓜、番茄、黄瓜、茄子等时令蔬菜。篱笆墙外还有一些不起眼的紫茉莉,这花在我的家乡常见,它们总会伴着袅袅炊烟悄然绽放,也叫晚饭花,单听名字就倍感亲切。

因为每天经过,久了,便和主人熟悉了。主人是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男的退休前是特警,人长得高大魁梧,体格健硕,和这精致的小院形成强烈的对比。女主人则梳着一条麻花辫,嘴角时常带着笑,看着温婉贤淑,完全不像60多岁的女人。每次看到她在院子里梳理长发,我都会想起电影《芳华》里的女主角。

院子里放着几把藤椅,藤椅前的石桌上常年都摆着一个茶壶和一些水果,靠近墙的一边还

■朱耀照

# 画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在我七岁那年,将上大学的表哥来我家做客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新月那样弯;嘴巴里露出的几颗牙齿,像雪一样白。

我对他并不怕。没多久,就能爬上他的膝盖玩耍了。

在村人看来,他是个不中用的人。雪白的皮肤,纤细的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纯属吸劳动人民血汗的人。另外,他的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亮锃锃的,简直是“臭老九”或“臭知识分子”的样板。但我爱表哥的一切:举止,说话,而最感兴趣的,是他手腕上的一块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那么,瘦西湖最美最好的是什么呢?不用说,那就是湖上的桥了。瘦西湖上横亘的桥,形状名称各不相同,似虹似亭各有千秋,站在桥上看到的湖景之美,与湖畔看到的大不相同。正如清朝诗人费轩在《扬州梦香词》中所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是兰桡。”虹桥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为木质结构,桥栏饰以红漆,故始称“虹桥”。清初王士禛在扬州做推官时作诗云:“虹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清乾隆初年改建为单跨拱形石桥,桥身高隆,似彩虹卧湖,从此改称虹桥。我站在虹桥上,向南望去,但见依依杨柳拂嫩波波光,莫非瘦西湖的旧景“柳湖春泛”就在此处;朝北而视,荷叶田田,荷花亭亭,哦,那一定是“荷浦薰风”之景了;而东、西而望呢,看那花木扶疏多态,庭院错落有致的景象,仿佛那时“虹桥修禊”“合春诗社”的活动依稀还有痕迹。山容水意,赏心悦目,人文意蕴,美不胜收,虹桥“第一”,当之无愧。

不过,其他桥也是十分令人神往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吹箫?”唐朝诗人杜牧诗中瘦西湖上的“二十四桥”,令多少文人雅士心醉神往!如北宋欧阳修做扬州知州时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南宋姜夔《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

养了一大缸鱼,火红的鱼欢快地游来游去。他们夫妻俩有时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有时侍弄花草。他们还经常会剪一些花送给路过的邻居,也会摘些桑叶给养蚕的小朋友。那天,我和朋友路过,他们还摘了些桑葚、黄瓜什么的给我们尝鲜。相熟的邻居也时常进到院子里,在藤椅上随意坐下,拎起脚边的暖水壶,沏一壶茶,聊聊天,有一搭没一搭,光阴便会温暖许多。

记得汪曾祺曾在《人间草木》里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站在院落前,读到这句时,我便感觉那些花草也有了温度,看看院子里盛开的南瓜花和努力攀援的南瓜藤,我便仿佛回到了故乡。此时此刻,故乡的南瓜花也开了吧?

故乡,其实就是那个普普通通的院落。神奇的是,人一走进,心就安了。那个院落就是儿时的摇篮,累了,倦了,到院落里坐一会儿,歇歇脚,抬头看看天空飘过的云,听听麻雀“吱吱喳喳”的叫声,摸摸那亲手栽下现已枝繁叶茂的枣树……此时,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整个世界也会变得云淡风轻起来。

院落是有魔法的吧,它轻轻松松就能把偌大的故乡浓缩进去。粗壮的南瓜藤,扯着嗓子鸣叫的蟋蟀,洒在蔬菜上的阳光,唱着幸福的喜鹊,裹着米酒香气的炊烟……你也可以再种上一溜葱,栽几棵蒜,再给西红柿和黄瓜搭上架子……

“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是时候回家乡看看了。

■朱耀照

# 画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在我七岁那年,将上大学的表哥来我家做客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新月那样弯;嘴巴里露出的几颗牙齿,像雪一样白。

我对他并不怕。没多久,就能爬上他的膝盖玩耍了。

在村人看来,他是个不中用的人。雪白的皮肤,纤细的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纯属吸劳动人民血汗的人。另外,他的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亮锃锃的,简直是“臭老九”或“臭知识分子”的样板。但我爱表哥的一切:举止,说话,而最感兴趣的,是他手腕上的一块手表。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那么,瘦西湖最美最好的是什么呢?不用说,那就是湖上的桥了。瘦西湖上横亘的桥,形状名称各不相同,似虹似亭各有千秋,站在桥上看到的湖景之美,与湖畔看到的大不相同。正如清朝诗人费轩在《扬州梦香词》中所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是兰桡。”虹桥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为木质结构,桥栏饰以红漆,故始称“虹桥”。清初王士禛在扬州做推官时作诗云:“虹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清乾隆初年改建为单跨拱形石桥,桥身高隆,似彩虹卧湖,从此改称虹桥。我站在虹桥上,向南望去,但见依依杨柳拂嫩波波光,莫非瘦西湖的旧景“柳湖春泛”就在此处;朝北而视,荷叶田田,荷花亭亭,哦,那一定是“荷浦薰风”之景了;而东、西而望呢,看那花木扶疏多态,庭院错落有致的景象,仿佛那时“虹桥修禊”“合春诗社”的活动依稀还有痕迹。山容水意,赏心悦目,人文意蕴,美不胜收,虹桥“第一”,当之无愧。

不过,其他桥也是十分令人神往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吹箫?”唐朝诗人杜牧诗中瘦西湖上的“二十四桥”,令多少文人雅士心醉神往!如北宋欧阳修做扬州知州时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南宋姜夔《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